中風論

中風論一書安義熊烒陵先生著聞向無刊本也戊寅夏閒余從里中世醫郭君秋泉借閱其家藏抄本喜是書明於内景不獨為中風立論即中風一症灼有見地全卷無

一模棱語因手錄之嗣詢此
書所由来秋泉云嘉慶季年
吾閩陳脩園先生治療出一
時名醫右熊君耳其名不遠
千里来謁所學脩園下榻欽
其緒論即知熊有撰述奈深

自謙秘不肯示人一曰熊外出脩園門下士私發其麗得此書傳鈔之欲再檢他本詰胡熊來裝歸矣余於客冬購得秣陵輯註難經讀其中精義名言悲從靈素體會而出

與中風論相表裏欲合刻而公諸世未逮也今夏家端植兄擬刋醫書余以此論告即欣然出資付梓並自任校讐之役一字之疑必來叅酌劄劂竣事屬叙緣起余思熊氏

書出當有目共賞固無待余之表彰而端植隱於市廛能不沒前賢之美俾懸壺家獲指南可多得哉惟讀難經輯註知林陵先生尚有傷寒金匱合註醫案一隅錄兩種肆

中編訪無此書端植熊一一搜羅襄刻熊氏全集尤余之厚望也夫時

光緒甲申八月子莊林慶祺謹序

昔神農黃帝岐伯俞跗以神聖之資闡陰陽之奧創興醫籍極濟疾苦實與教養政治相輔而行故三墳之書先于五典蓋醫之學備在君相矣厥後有伊尹湯液亦其類也東遷以來君相

罕有知者而其學遂降為藝術
秦醫和醫緩扁鵲之儔皆其最
也始皇焚百家之說不禁醫卜故
靈樞素問神農本經扁鵲難
經猶傳於世漢之太倉公華元
化張仲景之徒皆精其術倉

公元化無傳書惟仲景有傷寒金匱兩書實與本經湯液靈素難經相為表裏此醫學之大成也晉太醫令王叔和錯觧蒙例纂亂原文而醫學始晦相沿至今卒無起而正之者雖有諸家

輩出爲拵所見究與靈素難經不能符合其辨在于不信古經不明内景枉遑胸臆是以得不償失名不副實著作雖多去古愈遠矣近世醫方本草諸書專執心肝脾肺腎顛倒金

于水火土滿紙空談毫無實義
莫不家置一冊治為習俗牢不
可破此時即起軒岐盧扁諸聖
賢而正之不目為怪則斥為妄乎
第學術淺陋惟于古聖之書頗
曾究心觀其診病脈法經絡營

衛內景臟象皆與後世諸論不同

蓋理寓于氣氣寓于形後人舍

形氣而言理故其術膚淺而不

適于用古人求實理于形氣之中

故其術精切而多奇中今欲寔

從形氣中以求治病之理不得

參詳之為左以就正于高明庶不悖于
樗櫟劍相說也夫
道光辛巳孟春江右熊　谿叔陵
甫自敘

中風論目錄

論藥餌

附案數則

中風論全卷

江右熊　笏叔陵　輯

長樂陳念祖修園　定

論臟象

肝藏魂。屬足厥陰經。有正絡入肝。絡膽。主春木風令。旺於春以膽爲府。屬足少陽經。有正絡入膽。絡肝。七情主怒。聲主呼。液爲淚。五官目。凡藏府之相表裏者。因諸經相屬相絡也。後世用五行幹枝相配亦屬鑿空臆說。

心藏神。屬手少陰經。有正絡入心。絡小腸。主夏君火

熱令。旺於夏。以小腸爲府。屬手太陽經。有正絡入小腸。絡心。心君無爲。五官舌。

心主無形。代心君行事。屬手厥陰經。有正絡歷膻中。徧歷三焦。主長夏相火暑令。旺於夏。以三焦爲府。亦無形。屬手少陽經。有正絡歷三焦絡膻中。七情主喜。聲主笑。液爲汗。

脾藏意。屬足太陰經。有正絡入脾。絡胃。主四季濕土令。寄旺於四季。以胃爲府。屬足陽明經。有正絡入胃。絡脾。七情主憂思。聲主歌。液爲涎。五官口。

肺藏魄。屬手太陰經。有正絡入肺。絡大腸。主秋金燥令。旺於秋。以大腸爲府。屬手陽明經。有正絡入大腸。絡肺。七情主悲。聲主哭。液爲涕。五官鼻。

腎藏精與智。左藏智。右藏精。屬足少陰經。有正絡入腎。絡膀胱。主冬水寒令。旺於冬。以膀胱爲府。屬足太陽經。有正絡入膀胱。絡腎。七情主恐懼。聲主呻。液爲精。五官耳。

五藏以心君爲主。心君無爲。寂然不動。其藏堅固。邪不能侵。侵之則神去而死。凡心之用。皆手厥陰

心主代爲用事也。

心主卽膻中宗氣也。但有氣而無形。專代心君用事。故名之相火。譬如宰相代人君施政也。後世錯認右腎爲相火。考之靈素難經及仲景書。皆無此說。此因叔和脈法。將三焦配入右尺。三焦本屬相火。故遂錯認右腎爲相火耳。心主是本名。因心主無形可指。故素問借任脈之膻中穴名之曰膻中。是從其外而名之也。靈樞借護心之脂膜名之曰。心包絡。是從其內而名之也。二者皆是借名非本名也。唯心主二字乃

是本名。因其代心君行事。爲性情之主。故曰心主。三焦亦有氣而無形。卽衞氣之間行於府者也。扁鵲名爲原氣。乃腸胃中行津化液之氣也。蓋心主是宗氣。內經所謂大氣積於胸中。命曰氣海者是也。凡肝之怒。肺之悲。腎之智。脾之思。皆秉此氣爲用。三焦是衞氣。內經所謂衞出下焦。間行於六府者是也。凡上焦之飲食主納。中焦之主腐化。下焦之二便主出。皆秉此氣爲用。此二者皆有氣而無形。馬元臺謂三焦有形如脂者妄也

腎有兩枚。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男子以右腎藏精。女子以右腎繫胞。此言出於難經。不見於內經。然內經謂衝脈爲血海。循腹右。繫於腎。又謂男子二八。太衝脈盛。精始至。女子二七。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又謂男子無月事。衝脈不洩。則上榮而生髭鬚。女子有月事。衝脈下洩。則髭鬚不生。宦者損其衝脈。則鬚亦不生。觀難經男以藏精。女以繫胞之語。則右腎爲命門者。卽內經之衝脈。循腹右下行。繫於右腎。謂男女之天癸所以傳生者也。猶曰此生生受命之門耳。

則命門乃水也。非火也後世沿叔和之謬。謂左腎爲水。右腎爲相火。已屬大謬。李時珍反用此法。詆毀難經。可知後世醫家於內景藏象全然不識。而猶妄意著作。其書尚可信乎。

或問子以命門爲天癸。然則腎中無火矣。無火則腎中眞陽又是何物也。曰腎中眞陽卽是衞氣之根。內經謂衞出下焦。難經謂腎間動氣。又謂生氣之原者是也。此兩腎皆有之。且膀胱亦有之。奈何專屬之右腎耶

內經曰。初生之來謂之精。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卽右腎藏精也。兩精相搏謂之神。陰陽合而神明生。卽心藏神也。隨神往來謂之魂。神明知識動生。卽肝藏魂也。並精出入謂之魄。精血充而運動生。卽肺藏魄也。心有所憶謂之意。脾主思。故藏意。慮善而動謂之智。腎爲技巧之官。故藏智。此五藏之所藏。謂之五神所謂性也。

凡五藏皆不可病。而心藏爲最。然內經難經論病。多以五藏爲言者。乃指五藏所主之病。非謂五藏爲受病之地也。譬如怒爲肝之所主。其受病之地乃在衛氣宗氣之上僭。內經所謂氣有餘善怒也。又如恐爲

腎之所主。其受病之地。乃在衛氣宗氣之下。陷內經所謂氣不足善恐也。俗書不知從受病之氣分施治而輒從五藏用藥則誤矣

五藏爲藏神最密之所。而名爲陰者。以其爲陰經所屬也。六府爲傳受渣滓之所。而名爲陽者。以其爲陽經所屬也。唯膽爲清淨之地。不受穢濁。而亦名府者。亦以其爲陽經所屬也。內經謂藏府皆取決於膽。故膽爲決斷之官。

論經絡次序。此宗氣領營血所行也營行脈中

經脈發源在左乳旁下。以手按之有動脈者是也。素問名爲胃之大絡虛里穴。靈樞名爲脾之大絡大包穴。蓋脈本營血。乃水穀所主。故以脾胃互稱。此只一穴。在左乳旁下。若右乳旁下則無有。不論男女人人皆然。此等要緊之穴。內經言之甚清驗之此身亦甚明。乃諸家竟不知此爲何事。可爲浩歎。虛里出淵液下三寸。大包在腹下六寸。

第一手太陰肺經。從左邊虛里穴上注肺。由左腋間走左手大指寸口脈卽此。是從胸走手也正絡入肺

第二手陽明大腸經從寸口脈後斜分至腕臂反關脈即此走上至頭是從手走頭也。正絡入大腸。

第三足陽明胃經從頭上接前脈由胸前而下至足背是從頭走足也。正絡入胃。

第四足太陰脾經從足指接前脈由膝而上至胸注心中是從足走胸也。正絡入脾

第五手少陰心經從胸中接前脈由臑間而至手小指是從胸走手也。正絡入心

第六手太陽小腸經從手小指外側接前脈而上至

頭是從手走頭也。正絡入小腸。

第七足太陽膀胱經。從頭上接前脈。由背而下至足小指。是從頭走足也。正絡入膀胱

第八蹻脈。男用陽蹻女用陰蹻從脛上接前脈。上至背俞。轉從腹衝下行於足。正絡無

第九足少陰腎經。從足心接前脈。由膝內而上至胸。是從足走胸也。正絡入腎

第十手厥陰心主經。從胸中接前脈。由臑而至手中指。是從胸走手也。正絡散入膻中

第十一手少陽三焦經。從手指背接前脈。由手腕外上至耳側是從手走頭也。正絡歷三焦

第十二足少陽膽經從頭上耳側接前脈。由身之旁下至足。是從頭走足也。正絡入膽

第十三足厥陰肝經。從足下接前脈。由膝而上至胸中注於肺。是從足走胸也。正絡入肝

以上諸脈各有兩條。先行於左者畢。然後再注肺。由右腋間走右手太陰經手陽明經。以次至足厥陰經。亦如其左。不復繫綴。然後再交於督脈

督脈從右足厥陰經上頭而來。由頭頂中間入頸循脊中直下至尾骨。分兩支。入前陰合交任脈。此脈只一條無正絡

任脈從前陰接前督脈。由腹中間上胸。復注於肺。爲週而復始。此脈亦一條正絡無

以上左右十二經。兩蹻督任凡二十八脈。共長十六丈二尺。一息六寸。計二百七十息。卽遍一度。凡人一日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遍五十度也。

凡營血隨宗氣行於脈中者。用此審次第詳後營行

論經絡淺深

此衛氣所行也衛行脈外

人身頭與手足是一殼子。五藏六府皆在殼子之內者也。十二經絡皆在殼子之外者也。然此殼子。又有淺深不同。今分列於後。

第一層爲太陽所行之地。手太陽二。足太陽二。陽蹻二。督脈一。凡七脈爲衛氣極盛之地。

第二層爲陽明所行之地。手陽明二。足陽明二。凡四脈爲衛氣總滙之地。

第三層爲少陽所行之地。手少陽二。足少陽二。凡四

脈。爲衛氣初出之地。

以上三層皆名爲表。少陽近裏爲半表半裏之界。

第四層爲太陰所行之地。手太陰一。足太陰一。凡四脈。爲衛氣初退之地。

第五層爲少陰所行之地。手少陰一。足少陰一。凡四脈。爲衛氣退藏之地 任脈亦在此層。當云五脈。

第六層爲厥陰所行之地。手厥陰一。足厥陰一。凡四脈。爲陰盡陽生之地。過此則入藏矣。

以上三層皆名爲裏。

凡衛行脈外者。用此察淺深詳後論衛氣篇。知此則知偏枯之風。專在衛矣。

凡十二經脈各有支脈。通於藏腑者名爲正絡。凡風之入藏者由此。

凡十二經脈。其陰經陽經相交接處。名爲交經別絡如手太陰交手陽明足陽明交足太陰之類其陽經交陽經者在頭陰經交陰經者在腹則無別絡

凡十二經脈各有小脈。從氣穴旁出者。名爲孫絡。又名小絡又名血絡共有三百六十五氣穴。卽有三百六十五孫

絡其病最輕。

論奇經八脈

陽維即手三陽足三陽諸氣穴旁出之孫絡也。

陰維即手三陰足三陰諸氣穴旁出之孫絡也。

陽蹻即足太陽之别支通少陰者也。男子脈度以陽蹻爲經。陰蹻爲絡。

陰蹻即足少陰之别支通太陽者也。女子脈度以陰蹻爲經。陽蹻爲絡。

督脈即背脊當中一條督脈之孫絡

任脈即胸前當中一條。任脈之孫絡。

以上六者共有三百六十五氣穴。此皆旁出孫絡不入營行之度。

衝脈爲血海。循腹右下行。與右腎相通。男子以之藏精。女子以之繫胞。胞即子宮。爲月事所從出。即天癸也。難經謂右腎爲命門。即此。衝行腹右。與左乳虛里穴相對。蓋人身血液分爲兩途。其從左乳下。隨宗氣動。而行於十二經脈之中者。名爲營血。所以蔭形而生肌者也。其從腹右下注衝脈通於右腎者。名爲天

癸所以種子傳生者也營血從左乳下發源行於脈中故左乳旁下有動氣應手衝血從腹右下注於右腎胞中其血本靜故右乳旁下並無動氣此左右之所以不同也營血養身故不可傷傷之則死衝血傳上原有可洩故閹宦者流雖傷衝血亦不死此營血爲病所以獨重而衝血爲病所以較輕也

帶脈橫通於腰所以聯絡諸經者也

以上二者皆不入營行之度與諸經孫絡相似故亦列於奇經

凡此八者。皆血之積而不流者也。內經名爲奇邪血絡。難經則名爲奇經。蓋血之行於脈中者。如川河之流。血之溢於孫絡者。如湖海之會。古人用此以審病耳。譬如陽維之血溢於上。則爲鼻衂齒衂之類。陰維之血溢於下則爲圊血淋血之類。兩維同病則爲吐血嘔血之類。其孫絡上貫於膈也。衝帶爲病。則爲崩漏帶下之類。內經難經分晰甚明。李時珍輩乃謂另有八脈。考之古經既不合。証之此身亦不確。又假此爲修真之說。無識者流莫不被其誑惑。往往因修煉

而成癆瘵。生平所見亦多矣。故詳辨之

以上諸條皆形體實義也。凡病惟絡病最輕經病稍重。府病又重。藏病最重。此審病輕重之大法。形體實義既明。然後附於形體之氣血陰陽始可得而知之矣。有宗氣有營氣有衛氣另詳於左

論總

人身養生之氣有二。一曰呼吸天氣。蓋人在天地氣交之中。如魚之在水也。魚在水中而不見水。人在氣中亦不見氣。試觀平人扼吭則絕。無天氣也。試觀暴

絕人氣同則甦通天氣也天氣無形而至剛故古之聖人有服氣却穀之法天氣至清全憑呼吸爲吐納其呼吸之樞則以肺爲主內經所謂天氣通於肺也天氣有春溫夏熱秋燥冬寒及四季濕土不同得其平則能養人失其平則病內經所謂天食人以五氣是也一曰飲食地氣即胃所受之水穀也試觀平人絕穀則飢試觀尩瘠人美食則肥則地氣之養人可知矣地氣養人有形而至柔故形體豐肥者其氣反弱地氣至濁全憑喉舌爲出入其飲食之權則以脾

爲主。內經所謂地氣通於嗌也。地氣有三。食穀者智人爲萬物之靈也。食肉者勇。鷹虎之屬也。食草者力牛馬之屬也。又有五味。屬木者酸。屬火者苦。屬金者辛。屬水者鹹。屬土者甘。內經所謂地食人以五味是也。凡嬰兒在胎中。亦有天氣地氣爲養。蓋其呼吸飲食皆資於母也。地氣有形。故醫書多言之。若天氣無形。醫家多不知爲何物。故諸書皆置而不言。無怪醫術之多陋也。

論宗氣

宗氣者乃呼吸天氣所生其所居在胸膈之間內經曰宗氣出於上焦又曰呼則氣出吸則氣入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名曰氣海是也凡人身之力惟胸膈間最大此即宗氣也凡頭背手足之力皆取絡於胸膈此氣又名膻中又名心包絡即心主也常代心君用事稱爲相火蓋心爲君火端拱無爲者性之體也膻中宗氣爲相火代心君行事者情之用也情動則氣必隨之即宗氣也內經謂心之合在血脈正指宗氣代心君用事與營血俱行脈中耳其領

營血行於脈中也即從左乳旁下虛里穴起以次行於各經。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行六寸已詳於經絡次序。

論營氣

營氣即營血也血不自行必賴氣以行之。即宗氣領率之也故稱之曰營氣此飲食地氣所生。乃水穀之精液。故內經曰水穀入胃清者為營血又曰水穀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為胃行其津液乃化為血以奉生身又曰營氣出於中焦中焦即腐化水穀之

哉也中焦生血化爲兩途其從腹右注於衝脈者爲血海其血靜而不動即天癸也其從腹左乳下隨宗氣走於二十八脈者爲營血此則動而不止者也凡營血行度手之三陰從胸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先行左十二經後行右十二經其行度左右交通是以凡病之在營分者病左則必及於右病右則必及於左斷不能左右各分也營行脈中爲陰

論衛氣

衛氣又名人氣以其綱維羣動為知覺運動之主也又名陽氣以其温養一身也合而凝之則為衛陽此受命養生之主也乃合呼吸天氣與飲食地氣所生天氣無形而至剛衛氣兼之故其性慓悍內經又名之曰悍氣與營血專資地氣其性精專者判然不同內經曰飲食入胃濁者為衛濁字正言其慓悍耳因其慓悍故不能行於脈中而必行於脈外此衛陽之所以不同於營陰也

衛氣有體有用所謂體者衛氣之根也其根在腎內

經謂衛氣出於下焦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藏府者是也難經稱爲腎間動氣後世稱爲丹田眞陽即此衛氣無形必有所附而始留下焦乃脂膏最多之地衛陽即附於脂膏中故曰衛氣出於下焦譬如燈附於油則長明不息也故後人又指爲水中之火不獨人也凡物之膏皆可[illegible]然則凡有生之物莫不各有陽氣附於膏中矣所謂用者衛氣之枝葉也其義繁多另詳於左

其一曰間行於五藏則五神生從下焦而合於上焦

宗氣應於心則生神而爲喜笑應於肺則生魄而爲悲哭應於肝則生魂而爲怒呼應於腎則生智而爲恐嚇應於脾則生意而爲思歌總名之曰慧也。

其二曰間行於六府則水穀化從下焦而上合於宗氣應於胃則主納應於膽則主決應於小腸則主腐化應於大腸則主傳送應於膀胱則主滲利總而名之則曰三焦所以行津化液也凡大小二便之開合皆三焦衛氣之所司難經謂之原氣

其一曰出入於經絡則瘖瘂外方其出也從腎藏行

於少陰之分。少陰爲衛氣出入之門戶由太陽陽蹻上注於目。則目張而寤矣。此二脈皆上至于目之精明穴然後行於陽經。而五官爲之用。凡陽經皆上於頭行於手經。而手爲之用。行於足經。而足爲之用。間行於藏而慧生。間行於府而飲食入。此衛氣之出而爲寤也。兩邊齊出。且一時分馳者也。方其入也。從太陽陽蹻而下走陰蹻。由少陰之分而注於腎。則目合而寐矣。故寐者。無五官之用。不在諸陽經也。無手足之用。不在手足諸經也。無飲食之需。不間行於腑也。唯從腎注心。從心注肺。從肺注肝。從

肝注脾從脾注腎循環而已然雖內注於五藏而在外之經脈不爲用則不能麗於實而生慧但游於虛而爲夢凡人夜之所夢多屬晝之所爲者衞氣之所習也其囈語者亦然此衞氣之入而爲寐也亦兩邊齊入且一時並收者也若衞氣欲入於陰而寐而勉強持之使出而爲寤則必呵欠內經謂陰引而下陽引而上陰陽相引故欠者是也

其一曰衞行有淺深衞行脈外內經所謂衞外而爲固者也難經名爲守邪之神然有淺深之別焉其法

分[illegible][illegible]爲六層。外一層爲太陽。次陽明。三少陽。四太陰。五少陰六厥陰。凡傷寒傳經即此 寅卯辰三時行三層少陽。巳午未三時行一層太陽。申酉戌三時行二層陽明。亥子丑三時行四層太陰。子丑寅三時行五層少陰。丑寅卯三時行六層厥陰。故太陽衛氣最盛。少陽爲初進。陽明爲初退。若三陰則斂藏矣。此法雖經不載出仲師傷寒論篇 夫同此衛氣。既有寤寐開合。又有行度[illegible] [illegible]也。曰素問生氣通天論曰。此篇專論衛氣 陽氣者若天之有日。故天常以日光明。可見寤寐者。譬猶日行南陸爲

冬行北陸為夏也。淺深譬猶日出為晨。日中為午。日入為昏也。內經又有一刻少陽二刻太陽三刻陽明四刻三陰之法。則推求更密矣。蓋衛氣慓悍。行度迅急。故大開合之中。復有小開合。內經比之於日。誠不誣矣。

其一曰。衛分行左右。衛氣行度。但有寤寐淺深之法。並無左右交逼之法。其出而為寤也。則兩邊齊出。故兩目亦齊開。其入而為寐也。亦兩邊齊入。故兩目亦齊合。其出也一時分馳。故手足五官之動亦無先後。

其入也一時並收。故手足五官之靜亦無先後。其淺深也亦然。可見衛行是左右分布矣。是以病之在衛分者。病右則不及於左。病左則不及於右。仲師云風則傷衛。即是指此。此中風所以獨有偏枯之症也。李東垣不識此中至理。乃分左爲血右爲氣。然則人身有病左不關氣右不關血乎。此等淺陋之見諸醫不能斥之反從而附和之殊可怪也

以上皆從靈素難經金匱諸書。考證確鑿。施之診治。歷有明效。故記之。

論脈訣

後世知斥高陽生之譌訣。而不知辨王叔和之脈經。總由不讀靈素之過也。靈素謂人迎爲頸脈。即結喉兩邊之人迎穴也。叔和則指爲左手脈名。難經謂陽得寸內九分陰得尺中一寸。並無關脈地步。叔和則强分三叚。又將奇經八脈。概附兩手。分爲九道種種虛誕。眞堪捧腹。至分左寸爲心小腸。左關肝膽。左尺腎膀胱。右寸肺大腸。右關脾胃。右尺命門三焦。其法並不見於靈素難經。即後之仲師書中。亦無有也。後

世又有各自爲法。顛倒安置者。吁五藏六府本生成之物。可以任人提挈。視如傀儡乎。今試詰之曰。仲師謂尺寸俱緊者名曰傷寒。若以此部位論之。則是五藏六府皆病。何以止言曰太陽病耶。吾知其必無應矣。然則諸家脈法。皆欺人之語。不足信也。惟靈素難經仲景之脈。乃古聖所貽。各有至理。且其法相同。謹摘其要如左、

一曰經脈診法。即手足陰陽十二經也、外病必先起於經脈。內病亦必發現於經脈。故爲診病第一要法、

經脈有三陽。可以審衛氣。以衛氣盛於陽經也。經脈有三陰。可以察營血。以營血盛於陰經也。內經取結喉旁人迎穴。爲陽明脈。以候三陽經及衛氣。取兩手寸口。又名氣口。爲太陰脈。以候三陰經及營血。其法人迎盛於氣口一倍爲少陽病。二倍爲陽明病。三倍爲太陽病。氣口盛於人迎一倍爲少陰病。二倍爲厥陰病。三倍爲太陰病。難經則括其法於兩手尺寸中。以寸候三陽。尺候三陰。關爲陰陽之界。其尺寸相較法。亦如內經以人迎氣口相較也。仲師之法與難經

同。

一曰藏氣診法分淺深爲五層　第一層極浮者爲肺。內經謂皮毛爲肺之合。又謂藏眞高於肺。難經謂三菽之重。仲師同。　第二層略浮者爲心。內經謂血爲心之合。又謂心藏血脈之氣。難經謂六菽之重。仲師同　第三層浮沉之中者爲脾。內經謂肉爲脾之合。又謂脾藏肌肉之氣。難經謂九菽之重。仲師同　第四層略沉者爲肝。內經謂筋爲肝之合。又謂肝藏筋膜之氣。難經謂十二菽之重。仲師同　第五層極

沉者爲腎。內經謂骨爲腎之合。又謂腎藏骨髓之氣。難經謂按之至骨。仲師同。

凡此五者。以見陽脈爲府病見陰脈爲藏病。如三菽見洪爲大腸見細爲肺。餘可類推。又以輕者爲府病。甚者爲藏病如三菽略濇爲大腸濇甚爲肺。餘可類推。

凡此五者各有主脈。肺濇（又名毛）心洪脾緩肝弦腎石也如三菽見洪爲心火形金。餘可類推

以上二法平人則不見惟病人乃見之。如病在經

脈則寸尺之診必變於常如病在藏府則栽數之診必變於常隨其所變見而斷其病十不失一

一曰平脈敗脈診法　平脈者春微弦夏微洪秋微毛冬微石四時旺脈皆有和緩胃氣故曰微也（微也勿認爲弱）

敗脈者春但弦夏但洪秋但毛冬但石四時旺脈皆無和緩胃氣故曰但也（但也勿認爲強）蓋脈本營血隨宗氣而動宗氣即呼吸天氣所生天氣有春溫夏熱秋燥冬寒之遞嬗宗氣應之亦有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之遞嬗若營血乃飲食地氣所生其性精專有常

而不變與宗氣相融。故反泯其迹。而爲微弦微洪微毛微石。故曰胃氣也。若無胃氣則無營血相隨脈中。僅止宗氣獨行。但見弦洪毛石而已。故曰敗脈也。凡見敗脈者爲無胃氣。雖不病亦不可救。是名眞藏脈。凡脈有胃氣者。雖極危之病亦有可生。故曰人病脈不病者生。脈病人不病者死。卽此義也　此法斷病百不失一。惟傷寒初起則不可用此法。以傷寒初起必見邪盛之脈。則審胃氣之法更當細辨。若傷寒十日以後。亦可用此法。

一曰脈體診法其法有三

一是呼吸數診法一息四至為平　五六至為數

二三至為遲　數極為散　數時一止為促　遲時

一止為結　止有定數曰代

一是手指輕重診法　輕取曰浮　重取曰沉　浮

沉皆有中獨取無曰芤　浮沉皆無中獨取有曰牢

浮無沉有曰伏　浮有沉無曰革　有力曰實

無力曰濡

一是脈動形狀診法　流利曰滑　凝滯曰澀　大

曰洪　小曰細　過指曰長　不及曰短　勁疾曰緊　從容曰緩　端直曰弦　厥厥而搖曰動

以上凡二十四脈精而熟之。可以該諸書診法。但其斷法甚多。難於詳載。故僅錄其脈名。

以上皆詳靈素仲師藏象及診脈察病之法。若夫病之所由起。或從外因。或從內因。但取切要於中風者。詳於後

論病因

病有外因。如六氣之風寒暑濕燥熱。八方之溫熱燥

寒是也有內因如飲食飢飽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也凡此者皆各有所及之經有某經之脈象（如寸主陽經尺主陰經之類）卽有某經之見症（如三陽有頭痛三陰有腹痛之類）且各有所應之藏有某藏之脈象（如心病則六菽脈洪肝病則十二菽脈弦之類）與有某藏之見症（如心病多笑肝病多怒之類）此皆確有幾兆無難洞見者也但久病者邪正俱衰則見症與脈象多不如初起之明白清楚然其大要則固可知也如見症雖不似初起總必有一二未除脈象雖與初起不同而其可愈不可愈總必有胃氣可據（脈以和緩為胃氣）此從古聖

賢相傳要訣。歷試不爽者也。病之多門不及詳論今專以風門論之

論中風

風爲八邪之長。夫人而知之矣至於傷寒之中風與偏枯之中風其所以判然不同之故則自晉迄今。千百餘年。竟無一人道及可見歷來諸家多憒憒也。殊不知出在靈素。特未許淺見窺及耳。夫傷寒之中風乃六氣之風詳在素問五運行大論篇。此係四時天氣與宗氣相名宗氣即呼吸天氣所生須營血行于脈中者也其感於人也

必入營中。故初起必有惡風發熱等症。且營血本左右遞注。故病則左右俱病。斷無偏枯之症。偏枯之中風。乃八方之風。詳見靈樞黃帝與岐伯論八風篇中。此是四方賊風。風與衞氣相襲。其入於人也。但在一隅。而不及營血。故起首無惡風發熱等症。且衞氣本左右分布。兩邊各出。故病左者不及右。病右者不及左。此所以有偏枯之症也。知此則風之源頭清矣。再專就八方風論之。

論八風

其法分東西南北爲四正又分東南西南東北西北爲四維合計爲八方各有主氣南風熱東風溫西風燥北風寒東南風溫而熱西南風燥而熱東北風寒而溫西北風寒而燥此其平也太過者則賊風矣賊風輕其中於人也亦輕賊風重其中於人也亦重乘衛氣之隙而襲入之也賊風又名邪風

八方之溫熱寒燥只以東西南北辨之不論四時皆有與六氣之春溫夏熱秋燥冬寒各主一時者不同也

衛氣溫養形體。內經所謂衛外而爲固。難經所謂守邪之神也。衛氣固密。則百邪不能侵。若少有罅隙。則邪即襲之矣。其隙在頭。則中於面。但爲口眼喎邪而已。其手足固無恙也。其隙在手經。則中於臂。但爲腕臂不舉而已。其頭足固無恙也。其隙在足經。則中於髀樞。但爲步履遲重而已。其頭手固無恙也。其隙在左。則中左而右無恙。其隙在右。則中右而左無恙。中足少陰。則舌枯而語言蹇濇。少陰之脈上繫舌本中手厥陰。則神倦而多健忘。手厥陰心主本代心君行事也中手少陽。則三焦不

利而多噎氣且大便不行中足太陽則膀胱不清而多溲澀甚至小便癃閉而不能出以膀胱氣化全憑衛氣滲利衛氣爲邪風所襲不能滲利故癃閉也種種諸症難以枚舉總各視其隙之所在耳內經曰邪之所湊其正必虛以比斲材木堅者不入脆者皮弛正謂此也是以此症多發於中年以後之人以其衛氣不無少衰也若少壯之人則百中無一以其衛氣正盛也後人不明衛氣之義乃有左血右氣之說失之遠矣又有謂血虛生內風者亦不甚切殊不知內

風之生乃衛氣之虛而有隙如谷虛則生風耳非血虛也虛則有隙而邪風入之故曰內風感召外風也衛氣出於下焦爲生風之根即內經所謂腎間動氣也其開合寤寐出入間皆以足少陰經爲門戶少陰即腎之經脈也其經有兩條左右各一故衛氣之行軀殼行於藏府者亦左右分布凡人之始初結胎時其形如兩甲即兩腎也而衛氣寓焉故其開合寤寐出入間行亦必左右分布此內景之確而可信者特粗工不能識耳

動氣之根即是腎氣然必曰腎間動氣者以其爲知覺運動之主故加一動字以稱之若兩邊衛氣平均則知覺運動自然爽健精明若一邊衛氣無病一邊衛氣有病則知覺運動必不能如平日之爽健精明矣語云衆擎易舉獨力難勝可以爲譬

風中於左則病在左中於右則病在右獨口角之喎斜則不然中左者口必喎右中右者口必喎左所以然者中左則左邊衛氣不用而經脈弛緩不收右邊衛氣獨用而經脈牽引拘急故必喎右口角經脈是陽明經環於

唇口者左右各一其中右者倣此

論輕重

兩邊齊中左右俱不仁者最重不能運動不知痛痒者名爲不仁此即仲師所謂卒病。卒病者陡然猝發皆不知人也或左或右但中一邊者稍輕此即仲師所謂偏枯也詳金匱此二者皆病之大經者也若中風入藏則不可救矣或但口眼喎斜或但臂不舉。或但足不用。或但舌瘖不能言。或但麻木有定處麻木即不仁此五者。皆病之在孫絡者。若久而不治。亦能漸入大經矣左右二十八脈名爲

大經三百六十五穴名爲孫絡故在藏者極重其生死只在一二三日間在大經者稍輕往往連年累月始可漸愈在孫絡最輕有不藥而亦能自愈者

以上從病之所在論輕重也

人身衛氣應於五神則爲知覺渦於四體則爲運動原是左右齊應兩邊合用故能使耳目聰明心思精詳手足便利若風邪傷衛有一處不相應即有一邊不爲用則知覺運動皆爲之遲鈍矣所謂一馬不行百馬休也所以中風之後往往多滯鈍之病雖平生

極性急爽利之人亦變而爲迂柔寬緩蓋心欲前而身不與之俱前以志不能率氣衛氣氣不能率形也是以知覺多錯亂迷忘運動多艱難遲鈍此皆論病後邪風已衰衛氣未復原也當夫初起之時則全視邪風之微甚以定病情之輕重其邪風之甚者昏不知人即邪風之微者亦昏不知人其風中一邊者昏不知人即風中小絡者亦昏不知人以衛氣猝爲邪風所襲不能自主也一二日後或七八日後邪風少衰衛氣之已傷於左者雖未能驟復其未傷於右者

則必運動。而人事始漸清醒矣。再數日後或一二月後未傷之衛氣必漸漑及已傷之衛氣於是偏枯者亦漸漸靈活矣若治之得法則未傷之衛氣既可漸漑相助。而已傷之衛氣又可逐日生發。如是則兩邊均平。而知覺運動。依然復舊矣其辨輕重之法初起昏不知人痰鳴氣促一日之後即能平靜清醒。此受邪極微。病之最輕者也或一二日後始能平靜清醒。此受邪略甚病之稍重者也或七八日後或十餘日後始能平靜清醒。此受邪較甚病之重大者也或仍

不能平靜清醒。而反息高鳴喘者。此受邪最重。直入於藏。正氣盡去。病之不可救者也

以上從邪風之微甚診輕重也

論寒熱

偏枯之風。以四方之位定八風之寒熱。傷寒之風以四時之序分六氣之寒熱者。絕然不同。蓋八風之寒熱。不拘四時皆有也。夫八方之風。其幾微渺。非神聖不能察識。如黃帝明堂一篇。後來諸家俱茫然不知其所指。又安能察識八風哉。吾輩雖不能審之於未

形。未嘗不可辨之於已著。則當據初起之症爲斷。

如風之變乎常者。　從東來。則面必青。舌必紫。甚者舌卷囊縮。筋必惕。惕者動也俗言肉跳目珠多斜轉。　從南來。則面必赤。舌必焦。甚者生芒刺。肌必熱。目之白珠必有紅處　從西來。則面必白。舌必躁。甚者如白霜積粉。皮必粟起。謂毛髮豎立也目珠多上視。翻白。　從北來則面必紫。舌必黑。甚者裂縫。息必鼾。如寐者呼吸有聲俗言寒睡也目之白珠必有黑處。　從中央來。此四維合併者也則面必黃。舌必黃黑。甚者多涎垢。肌必潮濕粘手。目之白珠必

黄　其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來者。各以其方之法爲斷。

以上諸症但見一二症便是。不必悉具也此皆從所受之風而定其寒熱也

論證候　初起時所必有者凡七症　或有或無者凡十七症

初起猝發必昏不知人

必有痰涎壅盛　痰涎卽人身津液本隨衞氣布一身者也風傷衞則不能行津布液於是津液皆隨宗氣逆居膈中。與呼吸之氣相上下。故壅於喉間也凡

風之寒者有之濕此宜即風之熱者亦有之濕此宜俗醫多用熱藥開痰者非也㓜嘗治此症投以大凉劑立開

必有皮膚發亮　凡風雖有寒熱之不同然總爲陽邪以陽邪而動衛陽兩陽相合故發亮

必有短氣　衛氣不能行津布液則津液皆聚膈中。而宗氣之呼吸爲之不利故短氣

必有自汗　風爲陽邪。不閉腠理。故自汗。汗即衛氣所布之液也風邪傷衛。不能約束皮毛。汗孔空。故汗

自出　亦有無汗者熱甚也

必有半身不動　詳論八風

必有體重　兩邊衛氣皆用則身輕有一邊不用則身重。

以上七症初起時所必有者也　若無以上諸症則非中風矣

或語言蹇濇　或喑不能言　少陰爲衛氣出入門戶。其脉上貫膈絡會厭穴此發聲之地如縈於舌本。衛爲風所傷重則喑不能言。輕則蹇濇。

或大便自遺　或大便燥結　衛氣間行於府者爲三焦原氣傷甚則不能約束故自遺。傷輕則不能傳送。故閉結。常見有僅閉一二日。而大便乾燥如石者此熱勝也有閉至二十餘日而仍溏者。此濕勝也。

或小便遺溺　或小便癃閉　衛氣唯下焦爲盛。其間行於府者爲三焦。然必先從膀胱起。故內經以三焦與膀胱並稱膀胱有出竅而無入竅。凡三焦水液之注入膀胱、全憑下焦衛氣。蒸滲而入。乃從小便而出。若風傷衛。則衛外之衛氣。即行於經絡者。皆逆入膀胱。滲

利太過則爲遺溺。不能滲利則爲癃閉。俗書謂遺溺爲腎絶者非也。嘗見有遺溺而仍愈者矣。凡小便中。久澄之而有如膏如粉者。乃下焦有熱。蒸鑠水液。有如煎膏者然。故初出甚清。澄久則稠。蓋初出尚熱。如膏之熱則不凝也。澄久則冷。如膏之冷則必凝也。不可認此爲虛寒。小孩小便初出清。澄久變色如白漿。亦此義。以小孩純陽。下焦多熱也。俗書指爲寒。則誤矣。

或陽事暴舉　衛出下焦。即腎間動氣。衛之在外者雖爲風傷。而在下焦者反鬱閉不泄。故暴舉。嘗見有

中風偏枯之後。反連生數子者矣。然其偏枯猶不愈者。以衛氣不能行於表也

或陽事痿弱　此因在外衛陽已傷抱取其下焦衛氣外泄。則腎間動氣不强然其偏枯轉易愈者。昔一友患此。竟不藥而偏枯愈。愈後半年陽事復强。可知此症當緩以俟其生發。不可用熱藥損筋。

或心悸善忘　悸即怔忡也衛不行津。則津停爲水水停胸下。則令人悸。詳內經

或智慮多疑　衛陽傷則不能取決其神。不足故。

或噯氣不食　此非不食。乃腹中不甚飢耳。衛傷一邊。則三焦氣化不速不能消水穀也

或消穀善飢　此惟風淫於內者有之。內經所謂風能消穀也昔一友患此治以鹹寒之藥。一日而偏枯喎僻皆愈。

或心煩不寐　衛氣浮於外與風相合。不得行於陰則目爲之不瞑詳內經

或貪眠嗜臥　此惟風入少陰者有之。仲師曰。少陰之爲病但欲寐。

或呵欠不止　一邊已傷之衞氣不行於陽但欲入於陰。一邊未傷之衞氣能行於陽。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呵欠。此症最多。

或頭痛如箍　此邪風盛於三陽。陽經也。三陽之脈皆上行於頭。風性上僭故頭痛

或背反如折　此邪風盛於太陽督脈陽蹻也。此三脈行於背。風邪入之。則三脈皆急。背反者身往後仰面。語所謂角弓反張也。內經名爲痓。其症兼有目直視頭搖手足搐搦。即抽掣。中風之搐搦只一邊動。此症較重乃風邪

兼入營分。故兼見此症。專在衛分者無此症也

以上十七症初起時或有或無者也

凡所必有之症。乃偏枯中風之本症無此則非矣。其有或無之症乃因其人受邪有輕重。經絡有虛實人之形體起居不同。故病情亦有不同也。此皆從其初起而言之耳。若夫纏延日久則人情百變病情亦百變。雖大禹神聖亦不能鑄鼎象物。窮盡怪相也然可愈不可愈。尚可以約略言之。今併附數則於左。

一偏枯日久以致骨節之間肌膚之內。漸生痰涎。外

見浮腫者難愈人身生氣寄於津液亦猶天地生氣寄於水也凡天下之無形而有形者皆水也易曰天一生水註看草木昆蟲莫不皆然人身津液得衛氣以統之則能生血生肌若衛氣為風所耗則形體必瘦若津液停而為痰涎注於肢節肌膚之間則必始瘦而後腫內經謂風氣客於諸經之絡迫切而為沫又謂沃沫聚之則極肌膚而為腫者是也沃沫即痰涎也俗書不知此理或指為寒濕或指為脾虛誤矣殊不知此症多生於熱譬如以水擦手熱則生泡以

火炙肌亦生水泡可知熱從風生沃沫微聚亦如水泡而已此因日久衞氣大耗一時難於復舊故難愈若無此則易矣

一偏枯日久手足拘攣不能屈伸者難愈內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筋雖爲血所養必得衞氣以溫之而後舒卷自如難經謂血主濡之氣主煦之若日久衞衰營血耗無以養筋是由氣分而累及血分由淺入深故難治

一偏枯日久脈見沉細數急者難治　凡中風之脈

必浮大而緩考之靈素仲師皆是如此說驗之診治亦是如此脈有日久而此脈猶不退者有日久而此脈盡退獨見四時平脈者有變見遲脈者皆屬易愈惟變成沉細數急者最爲難愈所以然者以其病已分入血分也沉主血分細爲血少數急爲有氣無血蓋脈本宗氣領營血而行宗氣無形而悍急營血有形而遲緩二者相配而後脈均若無血則宗氣獨行故數急也血不足以充之故細也一見此脈便是營血已傷故難愈凡病以入營者爲重也

以上皆節取大概言之。尚有風痱風懿風痺等名。未能詳及。然而中風諸義則已括盡無遺矣。其左癱右瘓等名目皆立自後人。徒有其名並無實義。夫營衛行度經絡淺深靈素仲師皆言之甚詳。後人不知此此處探求。輒暗中摸索。或謂中風爲虛或謂爲火或謂爲痰或謂爲氣或謂爲風痰氣三者併合或謂風痰火諸邪夾發究不能得病源實在。更有以中魘中暑中毒一切混雜邪病而分爲類中直中者此皆源流不清內景不明紙上談兵無

濟實用者也。

論風脈

中風之脈。其起首必浮大而緩考之靈素仲師其言既同驗之診候閱歷。又千人如一。浮以手指輕重取之大以脈之形狀取之緩以脈之至數取之至數即一呼四至蓋風則傷衛風為陽邪故大衛行脈外故浮病初起時但在脈外之衛分。未入脈內之營分。其脈中之營血宗氣。依然照常行度。故緩也。緩是脈之動數宗氣領營血而動宗氣一呼營血二動宗氣一吸營血

二動。一呼一吸脈凡四動是名爲緩。乃是無病平脈。因中風但傷衞而不傷營。故脈應照常緩也。然則何以辨邪風之輕重。曰浮大異常者其邪重。浮大同等者其邪輕浮大略見者其邪最輕。斷病之法。只取浮大爲病脈。非指緩爲病脈也。緩爲平人之脈。故不可作病看。然則但言浮大足矣。何必又言緩。曰古人言此。正以明病不在營耳。若入營則不能緩矣。後人不識此理。往往將平脈混入病脈。此脈學之所以晦也。其入風之邪。則又從浮大中兼見之。脈別之。如風從

東來者爲木邪。主温化。其大中必兼弦象。從南來者爲火邪。主熱化。其大中必兼滑象。從西來者爲金邪。主燥化。其大中必兼濇象。從北來者爲水邪。主寒化。其大中必兼緊象。從中央來者爲土邪。主濕化。其大中必兼濡象。其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維相併而來者。則各以其方之脈兼見之如見其弦象滑象錯出則爲風從東南來之類

凡此諸脈。歷斷于人。無一遁者。孰謂脈法難憑耳。

八方之風。分爲温熱燥寒濕。五等之中。温熱燥居其三。皆熱症也。寒則僅居其一。濕則有從寒從熱之不

同可知中風一症熱病居多故南人中風較多於北人而生平痳病每以涼藥奏効其源皆從此中悟出近日諸醫但執庸陋俗書暗中摸索輕者釀成廢人重者卒致不救不如勿藥爲高

偏枯日久則脈多變矣然亦一二年其脈仍浮大而緩者此風邪與衛氣相合而不去如銀之入汞也（水銀爲汞）其症必將復中蓋陽邪未去勢必再名新邪也復中則病加劇若治之得法不但復中可免即偏枯亦可愈也其脈爲沉細數急者難愈其脈變爲遲者可

愈。一息三至名爲遲其脈浮大全退而見四時平脈者易愈。中風在三陽經則浮大之脈寸部盛於尺部。在三陰經則浮大之脈尺部盛於寸部。若陰陽諸經俱中。則尺寸俱浮大如一。此分辨經絡之法。

論治法

治法無他。專從衞氣治之而已。衞氣有根本。有枝葉。有表有裏。衞出下焦。爲腎間動氣者。根本也。從少陰之分。間行五藏。則爲知覺性靈。間行六府。則爲三焦氣化。此皆裏也。温養形體。爲守邪之神者。表也。從諸

經而行於脈外則爲運動形體五官得之而耳目聰明四體得之而手足持行以下枝葉也其根本在腎附於脈膂則爲水中之火如燈之附於油也根本治法有宜補火者如燈之添草則光焰益大有宜補水者如燈之加油則長明不熄世俗專以補火爲事則油竭者光亦熄矣其枝葉在經溫於肌肉則附於汗液如樹木之以皮行津得春夏陽氣而後漿汁盛也枝葉治法有宜用散者如樹之津氣通則榮茂有宜用收者如樹之皮津泄則枯槁世俗專以斂補爲事

則津壅者。樹必脹絕矣。如漆樹日久不取漆則必脹悶而枯用樹皮行津以比衛陽之汗其理至確凡過汗亡陽者卽亡衛陽耳是以欲衛氣之根本强。則當甘草並加。不可專用熱藥。欲衛氣之枝葉盛。則當散風藥施。不可專用補藥。凡治病養生皆然。不獨中風也。

八方之風。雖有寒熱之不同。然皆爲陽邪。況又從熱化者五居其三。人身衛氣卽是陽氣。以陽邪而與陽氣合。則水乳交融。毫無扞格矣。同類相求而不相爭。此偏枯中風者。所以無惡寒發熱等症也可知中風

之傷衛氣。乃邪風與衛氣相混耳。其所以知覺運動皆爲之不靈者。譬如三軍之卒。有一軍與賊私和。則號令不行。匪獨一軍不行也。勢必三軍皆爲掣肘。觀望不前矣。故善治中風者。必先從而分之。使邪風與衛氣相離。而後風可淨。而衛氣仍爲我用也。此侯氏黑散。所以用白礬之意。喻嘉言謂爲填塞空竅。夫白礬善消物。豈是填塞之藥。可謂鑿矣。

凡風之入。必乘衛氣之隙。其隙多起於內熱。盡寒則衛氣斂。故冬時之人多無汗。熱則衛氣散。故夏時之

人多大汗。寒則腠理閉。故無隙可入。熱則腠理開。故有隙可乘。其內熱或生於七情。或生於飲食。每見好服溫補者多有中風之病此所謂以內因而感召外因也。後人有所謂胃熱生內風而致者。其言甚是。然不知此為衛氣之病。究屬一得之見。嘉言謂猝倒不省人事為陽虛而妄擬參附為治。總由不識衛氣有表裏之義耳。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煩勞則張。此論專言衛氣煩勞即內熱也。張即開也。此衛氣因熱起隙之由也。又曰。辟積於夏。使人煎厥。辟亦開也。夏則腠理汗孔

皆閉也。煎卽煩也。厥者逆也。謂氣逆於上則多熱也。此皆言內熱。又曰目盲不可以視。耳聾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此卽形狀中風昏不知人之象也。

衞氣之隙。由於表氣不固。則散藥似不可用矣。然用溫藥爲散則不可。若用涼藥爲散。乃至妙之法。蓋涼則腠理斂。而散則衞氣通。營見偏枯。兼有麻木者。內經謂衞氣不通者。爲皮痺不仁。衞氣痺閉卽麻木也。或用滋陰養血之劑而愈者。緣受病本輕。得此甘寒

陰藥。解其內熱耳。若受病稍重者。便難取効。可知此症非從血治也。其過服溫補者。多至成廢。蓋此症本由於內熱。而又多外熱之邪也。東風溫南風熱西風燥四方之氣熱居其三

南方地土溫煖。其人腠理常開。而衛氣疎。故多中風。北方地土寒涼。其人腠理常閉。而衛氣密。故中風者少。惟尊貴人溫暖太過者偶有之。然亦易愈也。南人中風後。赴北方而愈者。嘗見三人矣。俱服蘇合香丸而愈素問曰。陰精所奉者其人壽。西洋志謂歐邏巴以北地寒。

人多壽。葛淄巴處南。四時皆熱。其人不壽。非虛言也。凡久病者。必先顧其脾胃。以血氣之生發。全賴脾胃之運化也。然二者之治法。判然不同。脾爲陰爲藏。爲胃行其津液者也。其治法宜燥。燥則健。宜補。補則强。故其藥宜甘溫。胃爲陽爲府。爲水穀之海。其治法宜潤。潤則化。（凡亢土不能腐物必濕土始能腐物）宜通。通則運。故其藥宜清涼。喻嘉言謂養胃與補脾。有天淵之別。葉天士謂胃不强者。以涼通之則强。脾不健者。以溫補之則健。內經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寒飲即清涼養胃之義。

熱飲即甘温補脾之義。腸即小腸也。爲受盛之地。凡水穀之腐化皆在小腸之內變腐水穀。而後脾始挹其精微。以生氣血。水穀精氣上輸於脾故不言脾而言腸也。喻氏葉氏之言。正與內經合。特二君皆從治病悟出。故立言不與內經同耳。

脾胃之治不同。然則何以別之。曰即以其病別之。其病起於寒症。而不能食者。則宜燥補脾土。而用甘温藥。其病起於熱症。而不能食者。則宜潤通胃氣。而用清涼藥不獨始病爲然。即久病亦然。譬如偏寒偏熱。

之病。既退之後猶不能食。投以涼劑則胃氣立開。世俗只知補脾之法。不知養胃之法。往往見熱病不食輒以涼藥礙脾。疑而不敢用。其貽害者多矣。李東垣作脾胃論。不能確切分疏。僅爲調停之說。亦由傳派不清。內景不明耳。

其有先患熱病後變寒症者。則用補脾法。先患寒病後變熱症者。則用養胃法。凡病久脾胃不旺。仍各從其病爲治也。

論藥餌

昔扁鵲但論脈書。即難經未傳禁方。故無方論。因未遇傳人。而遂遭李謐之害也。秦國太醫自以技不如扁鵲使刺客害之神農本經伊尹湯液。又無傳書。往往為後世所淆亂。張仲師有金匱方。亦多散逸。如葛雅川孫思邈之徒。皆剽竊金匱方。而自為書。究不能明其旨。近世如李時珍之綱目未免太雜。雖小說妄談亦為採入以亂其眞故其書太雜汪訒菴之本草未免太汪。淡竹葉屬草也乃隸木部其他舛謬亦多方藥之道幾於晦矣。竊以平生所試驗。質諸仲景遺書。充類至盡。固可以意求之也。茲擇其切要者列左

病在衛氣則當從衛分用藥衛氣有表裏不同表者行津爲汗溫養形體之陽氣也裏者受命之根水中之火卽腎間動氣也腎間動氣卽衛氣之根出於下焦附於脂膏爲水中之火其治有四法　火衰者溫中以益之如燈之添草也其藥則有附子肉桂胡巴故紙乾羌吳萸及椒礦茴香之屬其方則有四逆回陽理中溫中之類　火盛者壯水以制之如燈之添油也其藥則有地黃白芍知母黃栢元參龜膠及丹皮苓連之屬其方則有八味知栢八味六味封髓古有三才封髓

丹固精之類。火離於水虛陽外浮者。則先用溫中引陽下歸於根。後用壯水懸陽。使不復越。則陰平陽秘矣。火鬱於水眞陽不伸者。則於益陽之中。加以透發。如麻黃附子細辛之意。則陰退陽盛矣。

衛行脈外爲守邪之神。溫於肌肉運於形體爲肌表之陽。其治有六法。或表陽外閉。無汗煩悶。則發汗以疏之。如麻黃桂枝羌活獨活之類。或表陽外洩汗出不止。則固表以斂之。如白芍龍骨牡蠣附子黃芪之類。或表陽太盛。肌熱如灼。則涼肌以解之。如

石膏知母胡連地皮之類。　或表陽太虛厥冷惡寒。則溫經以助之。如桂枝乾羌參芪香蔻之類。　或衛氣盛於陽經而衰於陰經。上逆者則苦以降之。如龍膽梔子黃連蘆薈之類。　或衛氣盛於陰經而衰於陽經。下陷者則辛以升之。如升麻葛根白朮黃芪之類。

以上皆從衛分審病用藥之大略也。若夫中風之治。則又當細辨之。

風為陽邪。衛為陽氣。兩陽相合而不相爭。故無惡寒

發熱等症。陽主開故有自汗。衛爲風所消則知覺運動俱爲之不用。故猝倒不知人。仲景用獨活以解外。因其有汗故只用輕表白菊秦艽以解風白芍以固衛氣歸身以附營氣白朮以安宗氣尤妙入白礬以澄之不使風與衛相渾。以遺日後之患。此侯氏黑散所以爲至當至確之法也。但中風必有從寒從熱之不同。則此方亦有加溫加涼之各異。特孫思邈從金匱錄方時。多遺脫耳。

中風之從寒化者。何以辨之曰其四肢必厥必無汗

寒則腠理閉餘症與前同。其治宜發表。如麻黃湯加三生飲之類。嘗用防風通聖散而愈者五人。其方則麻黃桂枝防風羌活白朮白芍當歸枳殼大黃芒硝也。因藥力甚猛。自能分開邪正。故不加入白礬。

中風之從熱化者。何以辨之。曰其舌必枯乾裂如錯四肢必熱。必大汗熱氣所蒸餘症與前同。其治宜涼解。如清涼飲子及珠珀散主之。然總不如白虎湯竹葉石膏湯為妙。生平嘗用此二方。治十餘人皆有殊效。亦因藥力甚猛。自能分開邪正。故亦不必白礬澄之也。

以上二條皆初起用藥之法。若不如此多至拘攣痿廢矣。其後治之法又當細辨之。
中風數日之後人事漸醒諸症漸減者。邪風衰也然餘邪之與衞氣相融者。必不能滑。衞氣之爲風耗者。必難驟復。故往往有偏枯善忘諧恙。其治又當從養營養氣之中。加入竹瀝荆瀝爲引。或加羗汁爲引。翻趨從寒化者可加熱化者忌然藥力既輕。取效必不能速。又宜久服之乃能有功也。蓋竹瀝荆瀝乃草木行津之處。衞氣之在表。亦如樹木之以皮行津。故用此爲引。

中風日久則衛氣必衰欲在表之衛氣盛必須益其腎間動氣如樹木培其根本則枝葉暢茂也若專用芪朮以助表陽則宗氣必偕而生熱而風之餘邪不除人參黃芪白朮皆補宗氣之藥若加入歸芍地黃以配之則又僅生營血而已而於衛氣無益若用桂附之類雖能益腎間動氣亦易於生熱昔人創易老地黃飲子用桂枝附子與生地麥冬白菊同用服之亦有效驗必加竹瀝荊瀝方效然總不如紫河車之妙其性得血氣之餘既非草木可比且又不寒不熱而為衛氣生發之源蓋人

身結胎時。其形如兩甲。卽兩腎也。此衞氣受生之始。河車卽從此兩甲而生。以包護於五官四體之外。卽衞氣外行軀殼。衞外爲固之始。以血肉之屬。爲血肉之補。同氣相求。乃無上妙品也。

近日廣東出有再造丸。服之亦間有效者。而不知其爲何藥。後於靜芸齋集驗良方中見之。卽蘇合丸之加減耳。其方皆辛香行氣之藥。用之於寒化者則效。用之於熱化者多不效。其日中左者用四物湯下。中右者用四君子湯下。亦不過沿襲左血右氣爲說。遇

之誑。究非治病正理。

夫人益衛氣之法。多主用酒。靈樞謂飲酒者衛氣盛先行絡脈後行經脈。是以知有何脈之動。今驗之人事。凡飲酒者。懦夫有强毅之氣。愚夫有明決之氣。笨人有輕便之氣。靜者好動。嚅者多言。此皆緣衛氣先盛。則知覺運動迥異於常耳。是以扁鵲對齊桓侯有酒醪之語。然則欲益衛氣。正不必戒酒。但不可太過太過反耗氣。不可太熱。太熱反生病。宜別圖浸紹酒酒之法乃馬蓼麯所作。馬蓼麯性尅削。能蕩滌腸胃。非過食

油膩者不能受燒酒雖熱然是水中之火故爲佳但不宜多飲耳蓋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是在養生者宜自爲斟酌也揚州有百花酒甚佳京都史國公酒亦佳

食物不必過拘不論寒熱皆可取食蓋食雜則無偏寒偏熱之患若認定一類爲食則偏矣素問曰物增而久（謂專食一物者）天之由也可以知戒嘗見中風偏枯人謹守醫戒者雖服藥而不愈其放飯流歠者雖不藥而自愈可知治病之道在於得訣不在戒口也唯是

習俗相沿必多疑慮。今亦從俗。但戒動風之物。如雄雞鯉魚黃鱔鮮蝦香椿鮮菌六者而已。其他俱不必戒也。至於日用葷肉蔬菜與衛氣相習已久戒之則無以養胃氣矣。

凡素有小恙。與中風本病無涉者。則不必兼治。反分藥力。縱欲除盡。亦必愈後治之。如腸風痔血等症。此血溢於陽明正絡而來。內經所謂陰絡傷。（腸在下故曰陰絡）則血下溢為圊血。（大便曰圊）是也。此屬血分。與衛氣風邪無涉。故不必兼治。且此為輕恙。風為重恙。不可治輕

而棄重也。

凡服藥餌。有不宜服而服之。反無恙者。以其本無甚病。縱誤服藥餌。亦不過如多食寒物多食熱物而已。蓋無病則人身氣血不爲之動。故得無恙也。若因其無恙。而輒信爲可服。服之日久。未有不增病者矣。此亦物增而久之義也。有不宜服而服之。卽有害者。以其本有病。稍一誤用則其害立應。蓋有病則人身氣血已動。再加誤藥以助其病。則病愈劇矣。故曰不服藥爲中醫。

凡過服藥餌者。其效遲。往往寒之不見其涼。溫之不見其熱。因其胃口與藥習慣耳。有連服十數劑不甚見功。其實已暗受其益。譬如嗜酒之人。一旦使之戒酒。則反覺難過矣

附案

奉新張希良。卒倒不知人。頭破出血。喉中痰鳴遺溺汗大出。兩手兩足皆不順適。衆醫咸指爲脫。已煎參附湯矣。余望其色面赤而光。切其脈浮大而緩。急止參附。投白虎湯一劑而痰靜。再劑而漸醒。次日左手足能動。而右則否。始知偏枯在右矣。因連服數劑。右手亦愈。但不思食。衆疑服藥過涼。止之弗聽。再服清涼數劑。乃大飢能食。倍於平日。而病全愈。或曰何以斷其必爲火。而面赤之必非戴陽乎。曰戴陽爲虛陽

上脫。其脈必散。斷不能緩。故確知。細急不分至數者為散若見此脈須桂附以納之

新建劉四美。猝不知人。目閉痰鳴。只右手動餘不動無汗。醫者投以參附。三日後遂頭搖舌裂。余用防風通聖散。大汗出而甦。因欲再進。阻於俗醫。改用輕補劑。遂成偏枯。筋急不能屈伸竟廢

南昌盧生病如劉四美。誤服參附已六日矣。亦用前方三帖而甦。再用原方加減八帖而全愈。可知此症多受補藥之害。

安義尉白映昇年六十餘。尚健如壯年。從不服藥。癸酉夏月赴城隍廟燒香。忽跪不起。口中喃喃語不明白。一家謂受神譴也。舁歸。則喉中痰鳴已僵矣余視其舌如錯而黑。用大秦艽湯倍生地加石膏。三日而盡。五劑乃甦。而左半不能動。再用十劑仍無效。因盡去風藥。專用元參天冬麥冬、生地酒芍白菊知母。服兩月而愈。

奉新李榮光。體肥多痰。生平好服芪朮。雖當歸亦不敢服。一日猝倒不知人。口喎右手不動。舌黑而乾焦

用白虎湯加麥冬元參生地當歸白芍白菊四劑而甦。右亦漸動。惟藥涼不肯再服。竟成偏枯。語言蹇澀。

請安辛亥祥。好服補藥。因而泄瀉。醫者謂其脾虛火衰也。時年六十二極力溫補而瀉愈甚。肌肉消盡而泄。食入即出。臥床一月矣。繼而猝不知人。口眼喎斜不能言。右半不動。余用生地八兩麥冬四兩白蜜一盞囑代茶常服。連服半日果泄止。遂放心服之。一日盡一帖。二日而甦。再服至六七日而手足亦動。仍不能言又再服一二日而大便脹急不得出。秘十餘日不大便於是

改用承氣湯加薄荷服二帖大便通而手足皆[illegible]

言亦出矣再服前方（鮮生地 麥冬）一月全愈（計服生地三十斤麥冬十三斤餘）或問其故曰人身腸胃有三十六曲豈能食入即出此明是溫補太過三焦氣化轉運太速即火泄也熱積於內而猶行溫補以致內熱感召外風故猝中邪風用潤藥以緩其傳送故泄止以解其內熱故風息。

姑錄數案以明中風多熱病乃確有所見非從紙上空談且可知一切俗書不足信也彼景岳全書醫門

法律醫宗必讀等書。皆夢囈耳。吾未見其能愈此病也。奈何甘聽其誑而不辨耶。